

# 卷六上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六上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  
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  
取藁埋籠車取土而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  
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  
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  
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  
其親為獸虫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  
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  
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  
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  
命之矣者徐子只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  
無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為問曰我今受孟子  
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狂道富貴君子不許二  
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  
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  
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  
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殮五章言德  
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  
斯強之段泄已甚闕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  
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  
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  
章是滕文公一  
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

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

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

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園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懼也勇

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

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

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

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蔽之故請復與乘強

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

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曰吾豈為之範我馳驅終日

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

為之法度之御雁心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

射之曰詭遇非禮祖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

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

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卷之六下 三

彼何也

孟子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耻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

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

何能正人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

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

也者陳代孟子躬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

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

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

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

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

曰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曰

微招聘其虞人以旌旆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

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

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

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

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往者也如此

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往

應其招如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

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

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已者又非招已之所招

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



孟子卷之六

四

梁



以其見之諸侯但為之狗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  
 不為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  
 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  
 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  
 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  
 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  
 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  
 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  
 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  
 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  
 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  
 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  
 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為之詭而橫射之  
 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  
 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  
 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

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  
 之御者且尚能羞耻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  
 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為之比  
 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  
 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已之  
 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  
 以直人矣是亦揚子所謂誑道而伸身離天下不可  
 為也同意○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  
 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皮冠○正義曰案史  
 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  
 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獲閣  
 ○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  
 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  
 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伯夷亦  
 不脣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孟子卷之五

五

伯夷亦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註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

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

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

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註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

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

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註

廣居謂天下也正

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

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

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疏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





禮不運故妾婦以况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  
 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則諸侯懼之者豈不實為天下  
 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以能強陵弱故  
 人哉夫二而一怒則諸侯懼之者豈不實為天下  
 也安君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  
 春故以處此遂謂二人實為大夫孟子曰是乎得為  
 大丈夫人乎此安得為之大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  
 曰二人如冠者為丈夫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  
 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  
 蓋以冠者為丈夫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  
 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必當慎以貞潔其已無違  
 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慎以貞潔其已無違  
 敬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道如也則從其子以順  
 從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苟如此也則從其子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曰引此妾婦而言者蓋  
 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孟行張儀也引此妾婦而言者

夫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道  
 言辭所不至而當世之君驕跋稱言無不聽其  
 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敢而天下熄  
 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  
 足為大道乎君謂大夫之廣君立言能行仁道以為  
 天下大道至此之謂大夫之廣君立言能行仁道以為  
 天下大道至此之謂大夫之廣君立言能行仁道以為  
 則退隱獨行此志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以不為  
 心雖貧賤亦不足道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以不為  
 足雖貧賤亦不足道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以不為  
 街張儀但其志從人而不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  
 順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景春孟大夫者焉則妾婦  
 華魏人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大夫者焉則妾婦  
 街魏人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大夫者焉則妾婦  
 云犀首也魏之陰晉人為秦王所弗利故張儀與張  
 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也魏之陰晉人為秦  
 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弗利故張儀與張儀  
 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弗利故張儀與張儀



得歸地且歸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委焉以為衍  
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  
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虎曰犀首  
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秦史家本  
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  
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

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質者也言古

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意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

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

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

賄也惟辭也言惟繼祿之士無主田者不祭牲必特

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

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  
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  
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  
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

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

君子欲為仕乎孟子曰君子仕乎傳曰三月無君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

為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

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質而行費者如

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費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  
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其急乎周霄怪此言  
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其急乎曰

五經

卷之六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也。至亦不足乎孟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其職位則如諸。數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樂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禘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它以其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祭無它以其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弔之急矣若公予重耳失其晉國而如此是亦不足爲。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於大夫而此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去國必爲。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爲。急乎。殺器血牲必殺之。故曰殺器血所以覆器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殺器血所以覆器也。出疆必。之何也。士之仕也。猶農夫之進也。農夫豈爲出疆必。其耒耜哉。孟子之仕也。猶農夫之進也。農夫豈爲出疆必。於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

此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也。君子之難。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何以仕。既如此。也。然而君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之生而願爲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丈夫之生而願爲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而夫之生而願爲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家而欲爲父母其於欲慕爲人子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然而欲爲父母其於欲慕爲人子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牆而擅自相從。雖得。爲父母其於欲慕爲人子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古之入未嘗不欲爲之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而爲之仕所以欲爲之也。難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也。孟子所以終答之曰。周霄以。此者以士之仕猶男。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贊之爲言也。

孟子卷之七  
梁丘

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  
為贄以見其君與自相贄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

註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註

簞筥也非其道一筥之食

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

註

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

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

註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

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  
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  
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

註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

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註彭更以為彼

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註孟子言

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註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註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註彭更

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註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註彭更問曰至食功

也註正義曰此章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蓋以孟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其乎傳食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要之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足以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否不以舜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

孟子卷六

李養正

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德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遺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為仁義者哉道者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業而求食者也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於道其志亦將以為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子曰何志為哉其有功於食故以此疑而食之矣然以子言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吞之以為有

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墁復慢成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求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其毀瓦畫墁但求功者矣然則孟子心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書葛

夏諸侯羸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

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

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然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

罰書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

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

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

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註從有攸以下  
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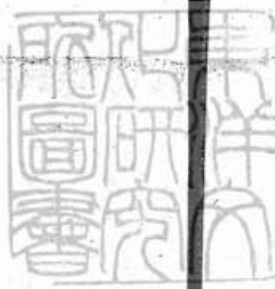
太誓古尚書百

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  
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  
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註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  
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



十五卷六十一





畏齊楚之國焉  
**詒** 萬章問曰至齊楚雞大何畏焉

強也如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無小暴慢無

之則如之何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將欲行

王之政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國之謂也孟子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葛國之謂也孟子放而

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謂也孟子放而

乃不祀先祖湯使犧人問之葛伯何為無祀縱無道

犧性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謂之

食之而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無祀又謂之

葛伯又曰祀無以供其祭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為

又率與之民於路要其有童子以黍稷餉而食之葛伯

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稷餉而食之葛伯

伯率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稷餉而食之葛伯

有所餉者殺之其害之是此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

孟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也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也

四載一至而後無敢言者湯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

之十載一至而後無敢言者湯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

夷之國然之為不先征我君之罪而征則西

君則此夷之為不先征我君之罪而征則西

彼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民之望其歸也湯者得

早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其歸也湯者得

-5 245 35 865" data-label="Text">

趨而貿易者亦得芸而存恤其民亦以湯者得

其君之有罪者亦得芸而存恤其民亦以湯者得

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僕特我君之來言我

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民僕特我君之來言我

一征者湯至其國而十一年征當再言我

有彼不惟臣至其國而十一年征當再言我

殷之民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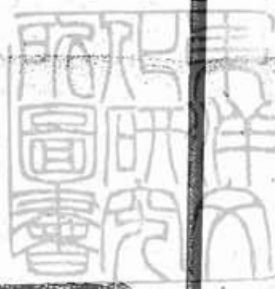
征而緩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征而緩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征而緩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征而緩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征而緩無其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皆之節故武也言



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  
 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玄黃之帛以迎其師  
 人篋食盡漿以迎其人故商民有君子類也武王之  
 衆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  
 也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  
 其民者蓋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篋而隨武  
 王之師後而繼也蓋謂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  
 黃於篋者蓋天謂之也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  
 而泰之是能如天不特以覆載以養民者必言士  
 者以武王所綏不特曰夫匹婦而巳雖未冠之士  
 未筭之亦且緩之故曰張士女大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疆則取于殘設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  
 大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湯有光此  
 揚也干紂之疆則取于殘設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  
 用張也干紂之疆則取于殘設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  
 也張行王之故比于爾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  
 于不行之王故云爾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  
 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

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  
 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爲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  
 然何畏之有○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  
 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駘亦引之而證  
 史記湯始征之孔安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  
 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  
 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故云爲鄰  
 於是乎作湯征西夷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  
 征自葛東征西夷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  
 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仇然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  
 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從有攸下至殘賊也○  
 正義曰云篋厥文黃謂諸侯執玄纁二帛者禮  
 云諸侯世子執纁玄黃謂諸侯執玄纁二帛者禮  
 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  
 也纁故

五

七

禮記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囁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衝



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者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薛居州獨如宋主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一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僞王故曰宋王也孟子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正義曰此章言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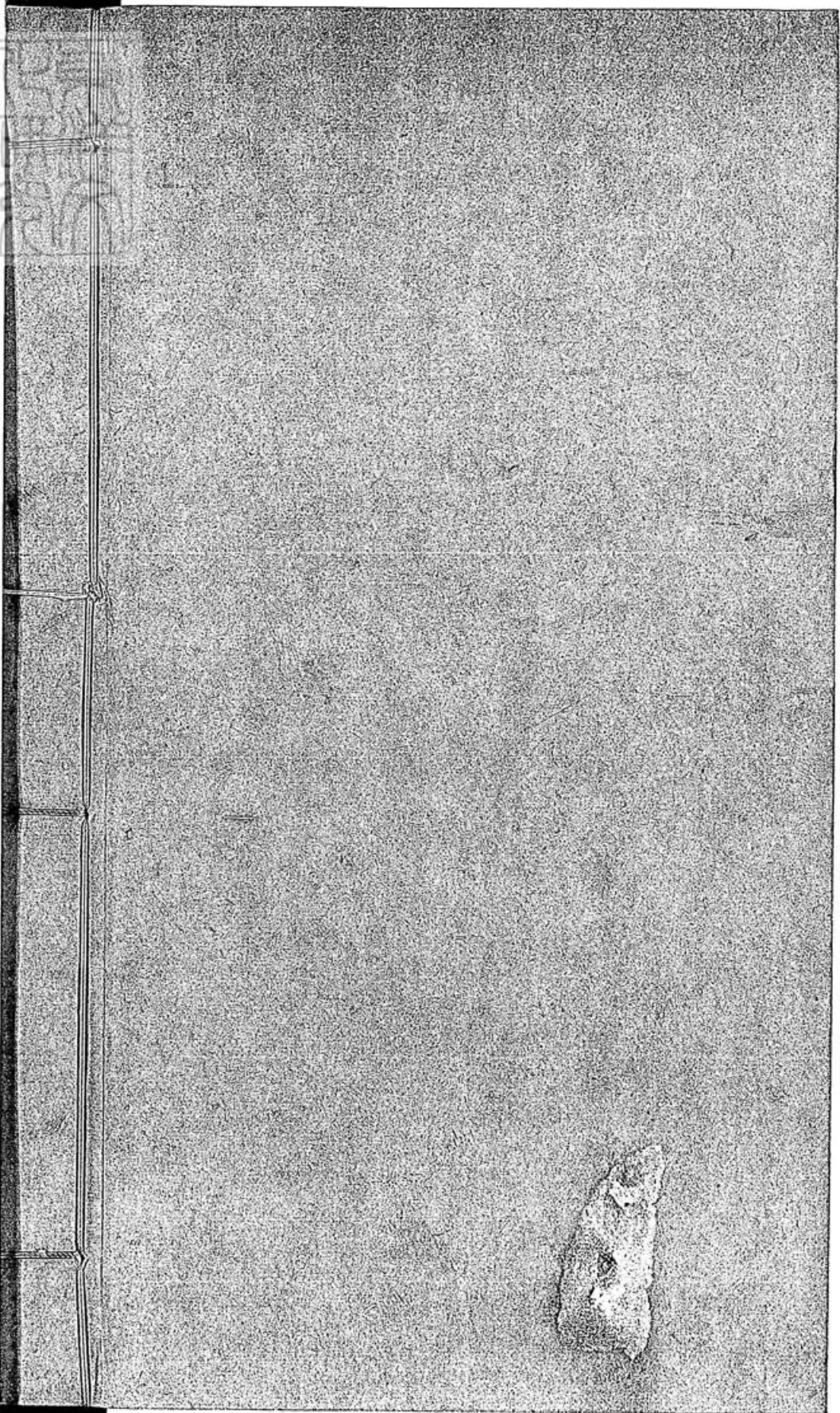


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  
 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  
 欲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  
 人傳諸使楚人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其子  
 當使齊人傳楚人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其子  
 之言而衆楚人皆咻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其為  
 齊之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  
 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數年之  
 久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數年之  
 薛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不可得已數年之  
 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不可得已數年之  
 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也則宋王誰與為  
 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  
 善者也則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  
 宋王為善則宋王誰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  
 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  
 此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卷第六上終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